

永樂大典

卷五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一東

庸

中庸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朱子章句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

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政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朱晦庵大全集民鮮能久矣與善矣吾表也久矣之久同久矣之意得之程子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為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一

也中不可為是以民鮮能久矣揚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為過未至則為不及故惟中庸為至祝洙附錄語錄民鮮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暮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為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顏淵之為賢則擇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為大孝武王周公之為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子路問強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備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強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箭鋒相達於毫芒眇忽之微用意以為之不可無意以為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蔡淵思問中庸之德天下莫加焉世教衰微民鮮能耳趙順孫纂疏過則失中至故惟論語無能字愚謂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下句無能字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集括鏡管石洞紀聞中庸

乃事物當然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故謂之至。民者，衆人之稱，氣質之偏，自古而然，故鮮能者久矣。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同上。先生曰：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不說德，民鮮能久矣，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子思是就論語中樂括將來說道，故上面去了之為德也四字，下面添一能字，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各不致賢，陳櫟發明過則失中，王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此在釋中乎，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已創在，前不再出，而也二十七章，集註亦云：中庸無過不及之方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嘆。况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通曰：此章比論語去之為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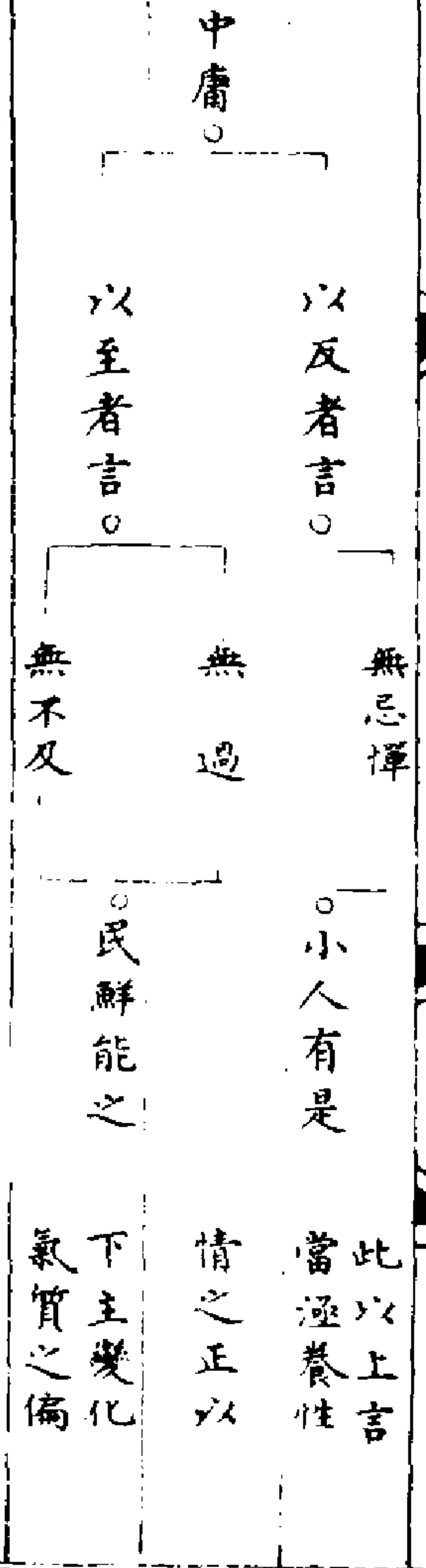
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奉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美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事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有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馬豫輝，其接章句能當作讀屬上句，久矣二字別作句，諸說以鮮能久矣作句，非是。過則失中，王故惟中庸之德為至，饒氏曰：中庸乃事物當然之極，此謂之至，然亦人所同得，至民不興行，按程子云：民不興於行，則行當作去聲，故鮮能之，鮮能之者，且謂少有能知能行者，今已久耳。諸錄曰：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今已久矣，此當依程子說，或問民鮮能久矣，於其是，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水上，章小人及中庸之義，而論之，未遑及矣，不能久也。許謙表說論語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也。

伯璿管窺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櫛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為德字添一能字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為德也章辯之此不再述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以訓在前不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此是暗主饒說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說之已詳如彼則如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也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以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薛季宣浪語集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為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曹貫標註中庸其至矣乎上章以君子小人對說此章專就君子說以見中庸之為至然所謂至者非以高遠而不可及也特以民性之蔽而加以以世教之衰則民之鮮能者非道遠人人自遠耳

程復心章圖
此皆不知戒

水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二

三



謹恐懼之弊

趙次誠考義第三章朱子嘗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德言心之所得行言身之所行是中庸兼德與行而言也論語加之為德也四字而知中庸之道有本於心得之要中庸加能之一字而知中庸之德有待於躬行之功然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之言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因行之不興而知心之所得者少則民之無是德者由其不能行是行也雖不言能而能之義實在焉其於中庸言惟中庸之德為至即論語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又言自世教衰民不興行今已久矣即論語所謂程子之言雖無之為德也之辭而德之義實在焉由此觀之行之所脩雖在於人事之所能而事之所能實本於人心之所得二書之意相為發明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二

朱子訓釋初無異義許白雲因論語有德字中庸下文言道之不行不明遂爲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蓋夫之矣李仁壽以爲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而不知末世之過乎則者亦未嘗不多也下文言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即世教衰民不興行之所致也奚可謂不及者多而過者少乎靈集中庸之性至虛以爲體至神以爲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爲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偽之相感穿窬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穿窬之心作是以難久行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顏回而下日親及於聖人之教猶且日月至焉而已况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晁景迂集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錢時融堂嘗見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爲中庸者皆是是以鮮能者鮮愈見其爲至耳三復久矣之歎可以想見三代之民衷蒙齋集中庸非動亦非

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謹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聵也中庸即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善乎萬古無異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服膺錄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子闡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字溪陽先生集民鮮久矣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也中少間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答祿與權窺約管此發明時中之中以用言也註曰過則夫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是率性之謂道也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是又推本天命之性也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又言脩道之教不明也蓋中庸之至者是君子中庸民鮮能者是小人反中庸又引

起下章道之不行不明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性理會元伊川云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鮮有久行其道者也。晦菴謂此解出於門人之終記後說見論語解實先生親筆也當以後為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爾。高明亦猶所謂至也。龜山胡祇道紫山集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善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夫之過愚不肖者常夫於不及或者作而適息日月至焉不能恒久而不易是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辛鹹淡得中之正味况道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知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者平常恒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在是一寒一暑一者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行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日如是是至今月今歲如是至於萬萬歲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三

恒久不改易而如是是所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天下則京師為中帝王為中在一人則心為中在一草木則幹為中帝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為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萬變幹為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不易朱公遷通音中庸之為德也。庸也中庸其至矣乎。十三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十二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十九素隱行惟上惟聖者能之。十一右以德行言而事理之中在其中。趙氏曰有之為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之為德也四字則有能也不能之分故下句著一能字。鏡子曰中庸為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按如鏡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比章句之音小異。觀者擇焉可也。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敝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鄒運炎衍。義孔子曰過則天中不及則木土。惟中庸之德其為至矣乎。亦人所同得。切無難下。但世教衰而民鮮不能之久矣。魏公著句。解子曰。孔子

中庸其至矣乎。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世中庸之德，為至民鮮能久矣。世故既衰，凡少能之，今已大矣。右第三章

緝義承上文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不行不明之義。錢時融堂管見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章句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朱子語類賢者過之，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爾。朱子語類錄道之不行，由知者惟務求知而不去行道之不明，惟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問知者過之如何，却說不行，賢者過之如何，却說不明。先生云：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云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智如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二

六

老佛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朱梅菴大全集答張敬夫：道之不明不行，未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素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適合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答萬正淳

楊氏解知者過之為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解賢者過之為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過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為二矣。大槩得之，更宜體味。游氏引鄙行談天公孫龍說辨為智者之過，亦未嘗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說辨不足以為知者之過，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行乃是狂妄，又不足以及此。程子遺書道之不明也，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依程子解。畧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宜更有過。伊川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

無過無不及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三章之旨。問道之不明。不行。意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者。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爲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舜其大知矣。而好問好察。通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四賢矣。而能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不及。董仲舒集說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其道允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尊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之。則夫中之道。幾乎絕矣。蕭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辯。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再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張商軒集所釋。恐未安。某嘗爲之說。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

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爲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九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爲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黃幹講義。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爲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之與智。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達夫道耳。其與違夫道者。一問矣。而遂指以爲愚。不肖爲何哉。蓋道之在於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夫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則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不可哉。同志其勉之。趙順孫纂疏。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二

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知愚賢不肖。至夫其中也。陳氏曰。凡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智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知者知之過。至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至不明也。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是先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陳標詳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即中道。所以不行於天下者。我知其故矣。知者過之。此者。知之過。恃其是而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中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也。我亦知其故也。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恃其能行。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胡炳文通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道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焉下文不可湏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焉下文通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持具於心者。是無偏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錄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二

八

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閭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皙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道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子思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馬據解義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愚者不及也。知者知之過。或問云。能知君子之所不知者。是知者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行。或問云。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或問云。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又不知所以行。是愚者不及也。賢者行之過。或問云。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知。或問云。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或問云。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又不知所以知。是不肖者不及乎。中。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氏曰。道之不行。非於道之不明。道之不行。而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明之。則中之道。幾乎絕耳。許謙叢說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空而晦也。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為聖人。知之至。行之極。自合乎中。稟備於清者。則為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備於淳者。則為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

朱熹大學章句卷五十三

九

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熊禾標題事義。言人之資質不同。過與不及。皆非中庸。曾貫標註上章言民鮮能。此章言民鮮能之故。蓋道者。即率性之謂。知。愚。賢。不肖者。氣質之偏。此聖人所以必備道以立教也。故下文所謂知仁勇者。即所以品節防範其過與不及之病。則循性而行。是即中庸之為德矣。四書通乃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則是以氣質二字析而二之。外理甚矣。項安世臆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答孫興權窺豹。管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行者。本乎不能惟精。而合於中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明者。本乎不能惟一。而合於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歸重於不能惟精。又引起下章道其不行之意。性理會元音。吾夫子嘗發中庸至矣之歎。而謂民鮮能久矣。故原其道之不行。則以為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原其道之不明。則以為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且論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於智與愚者何耶。蓋智者知之過。以

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其所以不行也。至論道之不明。不曰智之與愚。而曰賢不肖者何耶。蓋賢者行之過。以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斯道之所以不明也。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人之行。不爲過。則爲不及。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爲克舜矣。饒士悅集問中庸於道之不明。不行章。以知行交互說。先儒於知仁勇章。既以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因知勉行爲勇。又曰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爲勇。其言知行各不同。何歟。爲學之工夫。不過知行。而知行之要。當交互而用。其功故先儒於中庸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知與行交互說者。所以辯其不能交互知行此道。由以不行不明也。知仁勇章。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言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爲勇。所以明知行之交互如此。學者必盡是而後知之。而成功也。故其立言雖不同。而皆所以反覆推明知行之不相離也。何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可見其不能交互知行也。若其知行交互。則必無過與不及之失。而道之行且明矣。至於袁公問政章。則盡發知行交互之說。以教人。欲知知行工夫。不

容備廢也。故既以生知安行屬於知。學知利行屬於仁。困知勉行屬於勇。而又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三近爲勇。以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知行工夫。又當以勇爲之。不可有彼而遺此。所以見知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德也。由是觀之。知行二者。聖門切緊教人處。橫說豎說。只在交互用工夫。彼不能知行者。固墮於愚不肖之不及。而備於知行者。又不免失於賢知之過。學者可不勉於知行而兼盡之哉。若論用功次序。則致知爲先。力行次之。蕭鎰侍問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賢不肖。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蹇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王充耘經。疑貫道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道以中庸為至而人之資稟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大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于張之在聖門每好為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于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二等自來嘗學問者而言若子張子夏得聖人為之依歸抑其過引其不及豈終為賢知愚不肖者哉中庸言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狂者其知者歟狷者其賢者歟道以中庸為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為詭異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恠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為知之過然非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為行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為蓋能守者耳非過於行者也涂潛主擬疑問中庸言道之不行是操守之虧也宜歸之賢不肖而反歸之智愚言道之不明是識見之空也宜歸之智愚而反

歸之賢不肖何也人之為學知行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知之無過不及則道可行行之無過不及則道愈明故先儒謂中庸是章正其交互說所以發明知行不可偏廢也夫中庸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知愚者是推本行之必由知也蓋知者恃其知而失之過愚者不及知而失之不及夫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行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行則道之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也道之不明不歸之知愚而歸之賢不肖者此發明知之必在乎行也蓋賢者恃其賢而失之過不肖者不及行而失之不及夫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知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知則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此不明所以屬之賢不肖也試以下章証之大舜章言舜好問而好察通言是知之事而曰執兩端以用中於民則知之中有行此章句所以謂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顏回章言服膺而弗失此行之事而曰擇乎中庸則行之中有知此章句所以謂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以此觀之知行互進缺一不可尚何致疑於其間哉先儒有言博文工夫到則約禮工夫愈密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學者合是而究之則思過半矣魏公著句解子曰道之不行也道之所由不行也我知之矣如其所以不行知者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二

過之。知者知之過。則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道之不明也。道之所以常不明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明。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則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人之所以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

朱子章句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晦菴大全集答江德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

程先生性字之警。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知道者。如人食性字。須曾喫了方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易泰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直翁說是趙順孫纂疏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持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陳櫟發明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習者。業氣之有。而實大辨。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家質之辨。而氣又清。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然為學之序。如必在先。此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之。而

後道之中。庶幾其能明且能行也。晏氏曰。習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反言之何也。曰。智者專於明道。或忘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忘於明道。故云爾。不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知。安能行乎。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朱氏伸曰。知者過於知。以為不必行。賢者過於行。以為不必知。飲食而知味。則不厭。不必行則失於仁。不必知則失於知。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陳櫟詳解人莫不飲食也。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少有能真知其味。以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馬豫輝義道不可離。人自不察。陳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章句譬如飲食。是日用之不可闕者。但少能知其味耳。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吳氏曰。蓋不能知味。喻不能知道。道不能知。安能行道云。趙德纂要鮮能知味也。疏。素異張云。據華辨解。神曠別新。符明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鷄知味。羊露。食鮑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陽字溪先生集物不細。譬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子細玩味。何以知其理之妙。魏公著句解人莫不飲食也。譬如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但少真知味耳。日月斯道。

而不知道之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程子輯畧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刑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大。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遂末。不勉於思。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者也。楊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習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

水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二

也。若揚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妙於道。則過猶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我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微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眾共。不及則無以異於眾。是不明之困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鄙行之談天。公孫龍之說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不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揚氏為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况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

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衛湜集說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弄猶賢子己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為知耶。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為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為不仁，過於義則為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顏子能知之，然以顏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顏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者，或以穿鑿為知，或以謬悠為賢，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吾道，彼之為道，絕類離倫，章章然與吾道為度，不待較而知其為非也。稍自愛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

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稱為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知之。語道則與道為二，講說則立說支離，其入人也。因人之高明使學者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著則明也。蓋知之然後能行，行之然後能明。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穀，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况知道宜矣。山陰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不著。苟知味矣，不應不及，亦不應過也。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

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怠於明道。故爾書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蓋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道也。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高要譚氏曰。知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爲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而求之或過。則與不及均。失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衆。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味也。由其知味者鮮。故能久者亦鮮。黃幹平譜問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上章言民鮮有能行中庸之道。此章則詳言其故。蓋賢智君子也。愚不肖小人也。君子本能隨物以處中。今則謂之君子。而常過焉。是君子而不能時中也。小人無忌憚。然猶自以爲道。今則謂之小人。而但不及焉。是併與無忌憚而不能也。此君子小人皆不及乎古之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間又怕人做得不實。誠者天之道。以後故教之以誠。後面說天下之至聖。是說其人之地位。至誠是說其人之實德。到衣錦尚綢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此四段最好看。蔡淵綱頌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言有達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仁。不明者失於智。飲食鮮能知味。失於勇。蔡淵思問人之所以不能中庸之道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智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於智

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食之不可廢。苟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言達德而及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不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達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以當原乎本也。饒魯石澗紀問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此章專以過不及爲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下章做此。釋義。問夫子以道之不行不明。皆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過與不及相對言。皆未得爲中道也。今章句云。愚者不及知。不肖者不及行。則是不言其不及。而但言其全然知行如何。先生曰。朱子被愚不肖字碍了。所以如此下語。蓋愚者豈能知不肖者豈能行。這道便是中。賢知過乎中。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問然則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費隱章以夫婦一事言。此章以道之全體言。若夫中。中問道之不明不行。不知朱子互換注是如何。先生曰。正得本文之意。又問賢合庸行。知合屬明。而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正緣天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

永樂大典

卷五五二

天下明不是說人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着了。道之所以不行於天下者。以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此其所以不行也。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此其所以不明也。道者中而已矣。不中便不是道。譬如一條大路。人人知得此是大路。則由者必衆。自不到得榛塞。此路既有人由。則其爲大路分明。人自不到得從小路上去。見得知行相同。本末未始在。中問知賢過之。先生曰。知者過之。如索隱之類。以人言則老莊之虛。釋氏之無是也。賢者過之。如行恠之類。以人言則仲子之廉。子齊之遊是也。本江快王奎文發明四章道者率性之謂也。中庸其備道者之德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如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於中庸均有未盡。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故上章引孔子之言。以嘆民鮮中庸。而此章引孔子之言。以及此。陳應龍輯語林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處。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果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

苦行。後都不去明。如了老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貴義則盧孝孫集畧子曰。道之不行也。王鮮能知味也。此知行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不務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力。而不務知。此道之所以不明。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方說得順。今却恁地說。緣是智者只去窮高極遠。只要見得便了。不理會行。然他未見得時。是這般人。及見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只去堅苦力踐。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不理會知。然他未行得時。是這般人。及行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許謙叢說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這一路。更不管那一路。史伯璿管窺第四章。鮮能知味也。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耳。若真知理義之極。致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

也。發明云云然為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庶幾其能明之。且能行之。輯釋引晏氏曰。云云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諸說皆不為無理。不知果得子思意否。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者。奈何以譬喻之說為正說乎。若曰知味是真知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真知之意。則上文飲食亦真指飲食言耶。飲食既為譬喻之辭。則知味之知。又豈真為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飲食之人耳。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弊。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

水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二

十七

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發明又引朱仲曰。知者以為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為不必知。則失於知。飲食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發明文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輯釋獨引通云云。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知者以道為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知。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三說互相祖述。亦皆因上並言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承之。故強說從勇上去。其實不知味如何是失於勇。發明前既以為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為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直至白刃可蹈處方發。以引起下章于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攪說勇也。程復心章圖按此章道即中而已。此乃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允其具於人者。道理都一概。但氣稟不同。故有知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然知是主於知。賢是能行得底。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行。今乃以知愚之過不及。謂道不行。賢不肖之過不及。謂道不明者何也。蓋天下之理。真能知之。而後真能行之。真能行之。方可謂真能知之。知者知之太過。以為道不足行。如佛老莊列之徒。說道理太過

入玄妙去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以行處為重。於知處放輕。如割股斷肝以為孝。皆所行過當處。其實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道。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飲食是日用間不可缺底。但人鮮知其味。譬如道是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其為過不及之弊也宜哉。

此見民鮮

知以為不足行

以不行言。

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道。

以不明言。賢以為不足知

以不可離言。

不肖不求所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能之之由

不肖不求所知

人日用而不知

趙次誠考義知愚賢不肖。以學者之事言。非指人言之。而以為知者之優於愚賢者之優於不肖也。蓋道病於愚不肖者之不能知而行也。苟能知之則為知而不愚矣。而又不免於知而過之。能行之則為賢而非不肖矣。而又不免於行而過之。過猶不及。雖曰知賢之勝於愚不肖。而實則知愚

賢不肖之間不能以寸此皆學者之事之所當謹者也。若指知愚賢不肖之人言之。則所知無過不及然後為知者之人所行無過不及然後為賢者之人。况知之必見於行行之必本於知未有知者專於知而不能行亦未有賢者專於行而不能知也。要知此所謂知賢之過即後章索隱行恠之事也。朱子謂索隱為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此所謂知之過也。謂行恠為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此所謂行之過也。語錄亦謂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恠是賢者過之。蓋知之過者始雖知而終歸於愚行之過者始雖賢而終歸於不肖其不同至於欺世盜名而為無忌憚之小人者未之有也。何者自知愚賢不肖以下皆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語意中未若以知賢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則知行之過獨非反中庸乎。許白雲不察乃謂知賢之過不及止就正理上者若知如老釋之空寂賢如沮溺之遠遁及下索隱行恠之類又非正道而過於中意以知賢之過者為君子而老佛沮溺之知賢為小人然許氏此言本以病此山陳氏之說也。陳氏以此之知者為老佛之徒此之賢者為晨門荷蓀之徒故許氏病老佛沮溺之不得為此之知賢呼許氏之說固不可而陳氏分老佛之徒為知晨門荷蓀之徒為賢要亦未為可也。夫老佛自高於虛無

寂滅之學。晨門荷蓀。自高於絕世。離倫之行。皆自知而自賢。其所以尊所聞行所知者一也。曹謂空寂非老佛之賢。而逃遁非沮溺之知乎。愚故以爲分知。愚賢不肖於知行之過不及。只可指爲學之事。言而不可以言知。愚賢不肖之人也。陳華祖提綱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至愚者不及也。以見此中庸之道本行也。爲知者夫於過之。愚者夫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見中庸之道本明也。爲賢者夫於過之。不肖者夫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結上文以見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此人字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陳古靈集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道者通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爲多。聖人不以己之所能強人之所不能。道已隆。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已殺。則智與賢者有所不能。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爲天下之通法。使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企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

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故不及。夫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論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心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論道同斯義也。錢時融堂管見。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暗淺而無識。其爲不知一也。道如何。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爲。其爲不行一也。道如何。明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足道。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安得有過。然則此章所論。持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見。拘於俗學。自以爲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蓋言斯道人人共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戶者。但日用而不知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

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而言道之行由於明也。先主曰是。蓋仁陳
 標詳解。道其不行於天下乎。其之也。由人不知道。而道不明。所以道不
 行。承上章以起下章也。許謙業說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
 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金先主曰。第二章以來
 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
 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熊禾標
 題事義。言道之不行。嘆之深也。曾賈標註學問之道。先知後行。此章則先
 舉不行之端者。蓋上章以知行交互說。至此章先言行者。非以行為當先
 也。政以民性之蔽不能知。故不能行也。故下章以大舜之知。矯其知愚過
 不及之病。所以明擇善所當先也。趙次誠考義三章言中庸其至矣乎。民
 鮮能久矣。曰其則見中庸。指上章君子之中庸而言也。此章言道其不行
 矣夫。曰其則見道。指上章不行不明之道而言也。二章之言矣乎矣夫。以
 中歎憚之意者。中庸之鮮能。由於小人反中庸。道之不行。由於知愚賢不
 肖之過不及。故聖人於此。特有感。而然上章知行並舉。此章亦承上章而
 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詳白雲。以上章主知。此章主行。知而又行。次
 第如此。此非所以論二章之旨也。陳古靈。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二

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
 其位而無其教。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群聖人之道。當周之
 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專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
 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復知宗子者。故曰吾道窮矣。
 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與。陳華祖提綱章句。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
 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中庸之道。惟鮮有能知之者。故有不能行之者矣。
 此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行。必如舜之事。知而行。行而明可也。此見起下
 章。錢時融堂管見。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歎也。袁蒙齋集
 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嘆之屢。憫之深。而
 救之切也。讀是書者。蓋亦深省乎。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
 不行何為。項安世臆說。此後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
 行也。陽字溪先生集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箇
 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雖嘆道不行。然其
 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決然止絕之辭。答祿與權。窺豹管註曰。由不
 明故不行。惟其不能。惟精是以不能。惟一故不能。允執厥中也。又引起下
 章。舜大知之事。發明能惟精之意。邵憲炎衍義。孔子曰。由道之不明。其

不行矣夫。魏公著句。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道不明。故不行。晁景道集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楊簡慈湖遺書。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淩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悔。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本德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固然不自知。固為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

下。自古人心。不夫之不及。即夫之過。故為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勤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異之意。或有同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求我。求。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宰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知。難逃四者。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可以照識。而不可以深思。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為。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然。而未嘗少聞。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言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矣夫。若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

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即不爲明。猶強名而况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薛季宣浪語集所貴於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與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智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右第五章

朱子章句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之意。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也。又曰。是引起舜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胡炳文通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專指知而言。故此章承上文而言。曰。道其不行矣。夫又專指行而言。馬豫緝義黃氏曰。必如舜則知而行矣。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不知味而言。王栢纂註批點。承鮮能知味之

知。起舜大知之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